

北方的冬天

□南风

在经历了两年江南冬天温冷的折磨后,我便常常怀念北方冬天带给我的寥廓粗犷之美。

在北方的小县城里生活了十八年,后又在北方多个城市求学,对于北方的冬天的感受还是较为深刻的。北方的冬天不同于江南冬天的娇嫩,要是刮风,便使劲地在天地间凛冽翻腾,呼啸着枝丫上卷曲的枯叶,直到扫落最后一片金黄还不肯罢休;要是下雪,便倾泻一片片鹅毛般的雪花,几个时辰后,茫茫的大地素色苍苍,好一幅寥落的景象。

当夜色的沉沉渐渐褪去,晨光便把万物的影子拉得细长。郊外的泥路被幽幽寒夜冻得开裂,小路上没有往日车辆的喧嚣。宁静的冬韵借着秋霜的名义,将大地染得端庄圣洁,树梢上挂满了霜雪,在缕缕晨光下映出点点光斑。漫步在郊外,寒潮打在脸上,就这样感受着冬日的凉爽。触摸空气的形状,与野草、老树共呼吸,也是别有一番风趣的。

若是太阳在冬日里也肆意绵绵,整天都会白茫茫的。山峦在浓厚的云雾下模糊起来,虽然北方的溪流与炊烟仍在,树梢与野花仍在,影影绰绰的它们也只能成为冬日寒潮里的陪衬,在沉沉暗夜期待晨光洒落。若是太阳准时升起,一整天都不会感觉苍凉,老人们经常默默地躺在椅子上,在午后的窗棂前,感受着冬日里的柔和暖意,眯着眼睛,一坐便是几个时辰。

太阳渐渐西斜,他们才会觉得惬意厌厌。慢悠悠地升起炉火,点燃起缕缕炊烟,将晚霞熏得火红,夕阳在老榕树下啾啾的归鸟声中沉落。冬日里的余晖远不及夏日里的绵长,但有了皑皑白雪的陪衬,光辉便在寂静的大地上肆意流淌,这一刻便是北方冬韵最为悠长的时刻了。

天空渐渐深邃起来,北方的夜风虽冷,但却始终吹不灭迷离的灯火。在老房子里燃一炉篝火,温一壶老酒,围炉夜话,在北方的冬夜里再暖心不过了。玉米芯在炉灶中到处乱窜,将如水的日子烧得火红。烤热了手脚,即使窗外温度再低,也不会惧怕沉沉冬夜了。

若是能在深夜里沸沸扬扬下一场大雪,才是最有意思的。大雪纷纷飘落,悄然浮上窗棂,无声地填满了整个世界。半夜里盛开的大雪,给山川田野都换上了新衣,仿佛是冬天里的雕塑。屋檐上的雪应是最为生动的了,雪花堆积成雪堡,让整个村子里的屋舍看起来那么和谐。若是雪后有太阳光光顾,屋檐上的雪也会最先融化,在寒意蒙蒙中化为冰凌,垂挂在屋檐下,柔和的阳光还没来得及将上一场雪消化殆尽,下一场雪便迎面而来。

我多次辗转于北方多个城市,无论在哪里过冬,每当下起弥天大雪时,我总能听到关于“瑞雪兆丰年”的殷殷希冀,正如屋檐下成串的辣椒,常常被他们视为穷日子里的火种。

北方的冬天就是这般,也许并不齐全。凛冽的西风在寒流滚滚中禁锢了江河的喧闹奔放,诗意的人们在暮色苍苍中将平淡的日子点缀得浓郁悠长。

冬日里的那团火

□张保泉

家里的暖霸被子给弄坏了,屋子里一片清冷,浑身上下也是凉飕飕的。如此状态便什么事儿都懒得干,提不起来一丁点儿精神。

母亲说:“去附近的家电维修部把暖霸修一下吧,看看还能不能用,不行的话就再买一个。”想来也是,便带着暖霸去家附近的一个家电维修部。

路上的行人很少,许是天冷的缘故,大家都待在家里,没什么事情,是不轻易出门的。

几分钟的路程就到维修部了。这是一间很小的店面,但却很干净整洁,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。男主人正在摆弄着一台电视机,老板娘则在旁边打着下手。

“过来了?”看到我进来,老板娘笑着说道。“嗯。”我讷讷地答。

“帮我看看我这台暖霸是咋回事吧,不工作了。”我跟老板娘说。老板娘憨实地笑着说:“别急,等会儿让‘专家’给您会诊。”老板娘听到后笑了笑,瞪了她一眼,我可却看不出有一丝的责备之意。

我有点纳闷,什么专家?还会诊?见我一脸迷茫,老板笑着指了指他的妻子,说:“就是她啊,呵呵。待会儿忙完手头的活儿让她给你看看,你先坐着歇会儿。”

我也不觉得被老板不太高明的幽默感染了,情不自禁地笑了,心里也感觉得稍稍暖和了一些。

不一会儿,老板娘过来了,只见她手脚麻利、三下五去二就把暖霸卸开了,我心里暗暗佩服。

趁她修暖霸的工夫,我环视了一下屋内,发现有許多老旧电视机,有的估计都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。

“这些都是当废品卖的吧?”我问老板。

“不是。”老板说,“这些电视机都是一些老人送过来修的,别的地方都不接这小活儿,因为基本上不挣钱,还耽误工夫。”

我问老板:“那你为什么要接啊?”“老人挣个钱不容易,可能用时间久了也有感情了不舍得扔,想修一下接着用。这年头谁都不容易,物价上涨得太厉害了,虽说电视机普及了,很便宜,可是老人们还是很仔细。”

说话的当儿,又有人送来一台电视机来维修。我打趣道:“老板,你看你生意这么好,店面却这么小,不如扩大店面,那样才能多挣钱啊。”

正在给我修暖霸的老板娘接过话茬儿说:“大兄弟,不是我们不想啊,房租太贵了,就这一间房子的房租,再加上乱七八糟的费用,一年下来挣的钱也是基本上刚顾着生活啊。”

我特地注意了一下老板娘的表情,自始至终她的脸上都没有出现难过的表情,也没有听到她的叹息声。

老板接着说:“日子苦点儿没什么,有吃有穿的就行。只要姐儿和她娘俩好,我苦点儿累点儿都没啥。”那一刻,女人眼里似乎蒙上了一层薄薄雾。

我心中的那股暖意也越来越浓了,在这寒冷的冬日。

“爸爸,妈妈,我回来了!”大老远就听到了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银铃般的声音,老板两口停了一下手头的活儿,笑着看了一下女儿,接过她的书包便又忙了起来。

“爸爸,妈妈,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,说上课听讲认真呢!”妞妞骄傲地说。老板两口还是笑着看了看他们的女儿,什么都没说,也没有像城里人那样抱着女儿又亲又吻,一个劲地夸奖。但我能看得出来,那份对女儿浓浓的爱意都在他们内心深处。这个温馨的场景,也成为这个冬日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想到这儿,我的心里仿佛有个小火苗在慢慢燃烧着。

“修好了,没什么大问题。”老板娘的诤语已从思绪中拉回来。

“哦,多少钱?”我问道。“小毛病,拿三块钱算了。”老板娘边说边笑着修暖霸时弄脏了的双手。

我给了钱之后,老板娘又开始忙别的活儿了。看着他们忙碌而又快乐的身影,我心底竟也涌起一种莫名的快乐。

“大兄弟慢走啊!”老板两口笑容满面地跟我道别。

“叔叔再见!”小女孩也挥挥小手跟我说再见。

走了一段距离之后,我又回头看了看那个小店。看到小女孩还站在店门口,红色的棉袄如一团火苗,在我心中熊熊地燃烧着,温暖了我的心……

快递爱

□陈文祥

快递费谈不上贵。

罢,罢,罢。

天下过雪。天,格外地寒冷,西北风玩命地吼,路上行人匆匆。老伴大包小包抱着,叫我开电瓶车,到城东快递点寄快递。

平时不温不火的快递点,这会儿,一如网红打卡地热得烫手,里三层外三层,全是寄快递的。我仔细观察,十有八九是中老年人。

一位中年妇女,从出租车上搬下三箱东西,说是寄给武汉上大的女儿,收件员一打开查验。我瞄了瞄,差点没笑掉大牙,除寄了肉圆、咸鱼、香肠,这人居然连蚕蚕豆、米饼、山芋、萝卜也寄。这位妇女说,自家的,孩子好这口。我开玩笑:你寄萝卜怕都不值快递费。人家也笑着回答我:从来没想过这个。再贵,也得寄。

更有夸张的,一个老爷爷拎个塑料桶,里面两只大甲鱼,几斤活长鱼,也来寄快递。说要寄给新疆他当兵的孙子,视频发现孩子最近瘦了,心疼。

排队的当口,我有意和寄快递的一趟陌生人闲谈拉呱。发觉,春节前扎堆儿寄快递,有父母寄给儿女的,有爷爷奶奶寄给孙子孙女的,这些快递,大大小小,有远有近,五花八门。相同的是,多为长辈寄给晚辈,寄的多为家乡土特产,多为孩子春节不回来,多为分享忙年的快乐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著名导演王潮歌在《只有爱》大型沉浸式演出作品中,有一句经典台词:这里什么都没有,只有爱!

透过这一个个快递,同样,我看到:这里什么都没有,只有爱!

“寄完快递,回家的路上,我情不自禁哼起了高林生唱的《牵挂你的人是我》:舍不得你的人是我,忘不了你的人是我——

唱着唱着,我心头有点酸酸的。为什么“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,是我是我我还是我?”

人生苦短。爱,的确需要快递。快递爱,别忘了双向快递。

孩子们,你向长辈快递了吗?

抬头!看那别样风景

□王楠

一日,朋友约我去看星星,我们坐在山顶等待夜幕降临。渐渐地,天空褪去了渐变色,化作一幅碧蓝的画布,不一会儿,璀璨的繁星布满苍穹,为这幅画点缀了金色的光芒。放眼望去,漫天的璀璨触手可及。朋友突然喊道:“快看流星雨!”我赶紧抬头搜寻,虽未看见流星,却看到漫天繁星一闪一闪的,似水晶洒满整个夜空。我久久凝望,陷入沉思:久居都市的我们,穿梭于高楼大厦,忙于寻找形形色色的美好,却总是辜负这浩瀚夜空。

周末,我与朋友来了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游行。我们有意避开拥挤的人群,选择徜徉于古建筑之间,享受周末的慢时光。我喜欢游览古建筑,尤其喜欢抬头欣赏藻井。古人

有云:“交木如井,画以藻文”,藻井处处都凝结着古人极致的浪漫与智慧,带给我一眼万年的震撼。漫游古建筑,我们的注意力往往限于平视而被雕栏画柱所吸引,却未曾抬头看看头顶藻井的惊艳之美。

抬头仰望,我看到了古代匠人的巧夺天工,也看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游览植物园,我穿梭于一片茂密的树丛中时,偶然抬头,却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。这些树冠不似

寻常那样交叉纵横,遮天蔽日,而是枝叶间留有空隙。我庆幸自己这偶然的抬头,让我发现了从未欣赏过的奇妙景象。头顶的树冠似大自然有意裁剪,又似枝叶君子般主动谦让,形成一番别样的美感。我不禁感叹,原来有更美好的事物在期待我抬头寻找。

我们总是习惯了低头忙碌,在快节奏里匆匆奔走,不肯花时间留意身边的美好,更鲜有心情去“仰望星空”。可是那不经意的抬头,让我看到了别样的美好。其实,偶尔抬头看看,那里或许有银河璀璨、有惊艳美景,还有我们从未发现的别样美好。尝试做一个“仰望星空”的人,去看从未看过的风景,才会体验充满惊喜的生活。

父亲的跳棋

□黄莘

我过来玩两盘。看着父亲期待的眼神,我情不自禁地走到棋盘前,捻起棋子,走出了第一步。房檐上的冰凌,被晒得滴答滴答,窗外冰天雪地,家里却满室花香。正当我走了一步闲棋,想布局架桥时,没想到居然被父亲识破,他快速捻起一枚棋子,三下两绕,直接堵住我的关卡。我叹了口气,低着头闷闷不乐,父亲慢悠悠笑着说:“要沉住气呀,不能只看自己的棋路,还要看全局和对手如何走棋。”我仿佛被父亲点醒了,越下越顺,最后一把赢了他。看着开心得蹦起来的我,输了棋的父亲呵呵地笑了。原来他是担心我压力大,想用下棋来帮我缓解紧张。他也用行动跟我说,一张一弛才能让学习和生活更稳当。

最近,八岁的女儿痴迷玩跳棋。那天她翻出那副旧棋,端坐在

棋盘前,用那稚嫩的两指拈起圆润的棋子,急不可耐地走出第一步。我故意堵她的棋路,女儿的小嘴立刻撅了起来,气鼓鼓地嚷着要悔棋。我笑着对孩子说,落子无悔,要走自己的路,也要看全局和对手呀。她后排睫毛低垂着忽闪忽闪的,每走一步都细细考虑,渐渐她的棋技越来越高了,可半年时间,她便赢了我。看着她蹦蹦跳跳欢呼雀跃的样子,我欣慰地笑了,也终于理解,为什么当年父亲看到我赢了,他却比我还高兴。爱孩子,就是要让孩子学会面对挫折,在挫折中找到进步的方法。

如今,父亲已经离世10年了,每当想起他教我下棋的情景,我都格外感动。他用他的方式,教会了我如何面对挫折,如何用对的方式去表达爱。

记忆深处雪花飘

□赵学潮

有时变成轻盈的柳絮,有时变成雪白的梨花……落在屋檐上,树枝上,落在大地上。一切都变白了,变成了粉妆玉琢的世界。

下雪,即刻意味着我的生日也快到了。穷困的年月,小孩子们谁不期盼自己的生日到来呢?那时,每逢生日到来,母亲总会给我蒸一个白白的,大大的“牛曲连”。吃过母亲蒸的油香油香的“牛曲连”,我便穿着厚重的棉袄,戴着遮住耳朵的棉帽,跑入冰天雪地中。我和小伙伴们张大嘴巴,让一片片翻飞的雪花飘入口中,让苍天赐予人类的琼浆玉液,浸润我们的五脏六腑。我们还会手拉手,岔开双脚,在雪地上踩出一行行漂亮的花朵图案。玩到尽兴处,我们会滚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雪球,小的做雪人头,大的做雪人身子,把它们组合成一个雪人。又用碎煤块做雪人眼睛,用大蒜做雪人鼻子,用棉子做雪

热爱文学的人

□王明素

热爱文学的人

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

不图回报

只要看到投稿发表了

心里那个滋味儿

如同看到儿女成长

一样欣慰

即便投出去石沉大海

也不气馁,依然笔耕不辍

扪心自问,何处不到位?

热爱文学的人

视水墨如血液

植入骨髓

抵达灵魂

热爱文学的人

有信仰,有希望

相信总有:

拨开云雾见天日

守得云开见月明

奶奶菜谱里的冬味

□温锋

冬天的乡村,一片寂静。雪花飘落在屋顶,银装素裹的大地透露出宁静的韵味。在这个时节,农活不再像春秋收那样繁忙,而是转为了准备过冬,甚至过年的食物。在我记忆中,奶奶就是这个季节的主角,她开始忙碌起来,为我们准备各种美食。

水酸菜是奶奶最擅长的一道菜。一场大雪将大地覆盖,一棵棵白菜躲在白雪的怀抱里,整个菜地看起来到处鼓鼓包包的,就像孕妇的肚子。奶奶拿着镰刀,剖腹产一样从雪地里抠出一棵棵白菜,像孩子一样抱回家里。

把白菜一片片掰开,用冷水洗净后,在滚烫的开水面里打个滚,捞起来一捆一捆地放进一个大水缸里,灌满清水,再用一张锅盖将水缸压住。为了让白菜更好地在水缸里发酵,可以在锅盖上压上几块石头,增加水缸的密闭性。

等过上十天半月再打开,从水里捞出一把菜,这时候,原来绿油油的白菜,已经变成了深褐色。用水淘干净之后,切成细丝,拌上芸豆或者几颗腊肉丁,炒上一盘,就是儿时记忆里最好的下饭菜。奶奶做的水酸菜也是整个冬天最容易保存的菜,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的春天。

奶奶还会打魔芋豆腐。如果在秋天的时候,家里采收的有魔芋,那就可以直接开始打魔芋豆腐了,如果没有现成的魔芋,那就还得先拿上一把锄头,去田里挖魔芋。魔芋很好种,一般没有专门种植的田土,在院子周围、在玉米或土豆地里到处都是,但是玉米地里的魔芋最好挖,因为玉米地的魔芋被破坏得最少,只要找到倒下的魔芋叶子,就可以直接挖出一个个柚子般大小的魔芋。

一般准备十来个魔芋就可以了,用水洗干净之后去皮,再用磨刀石或者其他粗糙耐磨的东西把魔芋打磨成魔芋浆,放到锅里煮,煮好之后过滤出魔芋水,往魔芋水里放入适量碱水,等凝结出滑嫩的魔芋豆腐。

快要过年的时候,为了让过年有更多的菜吃,奶奶还会生豆芽、磨豆腐、腌萝卜干、熏腊肉……小时候奶奶做的这些菜,大部分都是适合长期存放的,可能是因为很多菜也只有冬天做出来,才能长时间存放,因为那时候的农村根本鲜有电冰箱这类家用电器。

奶奶还会做很多很多的菜,在我童年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奶奶的勤劳和智慧,让我的童年生活变得多姿多彩,让我家的饭桌变得更加丰富,在我长身体的年龄,有了更好的营养补充。

奶奶菜谱里的冬味,不仅仅是一道菜肴那么简单,它们更是一段段回忆,一个个人情,它们承载着我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奶奶的感激之情,让我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奶奶的爱意,这些美食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之一,它们将伴随我一生一世永不忘记。

盐水瓶取暖的记忆

□杨靖

儿时在农村老家,没有空调和暖气,一到冬天,就冷得直打哆嗦。即使钻进被窝,把身体蜷缩,一时半会儿也不见得会暖和。但母亲总是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,只需一个盐水瓶,就可以温暖整个寒冬。那阵子医院挂水用的瓶子还是玻璃的,俗称盐水瓶,其厚度适中,耐高温。瓶塞是橡胶的,开水倒进去后,留一点空隙,把橡胶盖的一头塞进瓶嘴,再反过橡胶皮盖,把瓶嘴拧紧,开水就不会渗出来了。

那阵时候,家家户户都有几个这样的盐水瓶,平时妥善存放,到了冬天就拿出来清洗备用。为了能得到一个盐水瓶,母亲会趁着赶集的人,跑到村医面前说好话地索要。若是去晚了,就被别人提前要走了。只能打好招呼,让村医给自己留两个,等下次赶集的时候再去拿。就这样,为了得到更多的盐水瓶,母亲听得很是羞涩,推了推父亲的肩膀,叫他去灶口再添几块柴火。然后,又烧上一锅热水,装进盐水瓶,塞我怀里,带去学校边读书边把身子暖和。

盐水瓶的使用也是有诀窍的。由于是玻璃材质,装的又是滚烫的开水,稍不注意,就会烫得受不了,甚至烫伤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不必担心,母亲自有妙招。将一只袜子,套在盐水瓶上,把它紧紧包裹,就能保暖,又能避免被烫伤的危险。手巧如母,母亲觉得用袜子,既不卫生,又不美观。于是,就自个儿买回一堆五颜六色的毛线,给每个盐水瓶都编织一件“衣服”。“衣服”上花纹各异,母亲的是一枝腊梅,父亲的是只老虎,阿公的是一杆猎枪,阿婆的是她最爱的大黄狗。只有我的最“花哨”,花花草草作点缀,猫猫狗狗排排坐,中间一行最有深意,那是一句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的殷切祝福。

后来,生活水平提高了,修了楼房,装了空调,就没人再用盐水瓶过冬了。但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,每当冷风扑面的一瞬间,还是会想起儿时用盐水瓶取暖的记忆。记忆里,有刻苦勤奋的求知岁月,有冬夜里安稳睡去的温暖被窝,还有母亲勤俭持家的好传统,和满满的爱包裹着我。